客座贅語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

十一則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八

大市泸

名公像

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頳微髭鬚文毅尤爲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僖禱北岳其夫人姚夢岳神指捧香合童子曰以爲爾子孕而生公故名岳言公隱官公曾生子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頎躬廣

頤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而陳中丞人物志言文僖雙目如電。體有四乳。祝或誤也。

王襄敏公廣額豐頤。而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五條。右頤有一黑子。音吐如鍾。

都督劉公顯。面巉削無渥顏。聳肩如寒士。

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凜不可犯。

陳太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僉憲公清。貌古神秀。其聲清遠。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

行步如飛稱曰髯仙

謝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人稱曰髯九

許奉常公穀長頭面白皙而圓巨鼻微髭鬚雙眼如碧色八十時狀如世畫老子

王吏部公鏊面白皙骨崚嶒清峭兩眉如劍直竪微髭鬚望之義氣凜然

殷宗伯公邁面圓黃白色微髭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人面上員下稍銳白皙小有鬚向人多笑容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耳高於眉下微銳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額氣韻高邁

盧苑馬公璧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太守公可大修軀銳首面長尺白皙眉目疏朗微髭鬚手掌如噀血長上短下聲如鍾

吳司寇公自新大軀方面白皙而紅微髭鬚豐頤目光外現有威重

科舉事例

應天府鄉試　國初自府學生增廣生監生外如未入流官吏武生醫生軍餘舍人匠之類皆得赴試皆得取中如成化元年章玄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八十七名四年謝崇德以內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十年王鏓以犧牲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沂州衛舍人中第十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麟以武學生中第七十五名齊貴以營繕所匠中第

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艮佐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陳沂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四十八名。邵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鄒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虞以驍騎右衛總旗中第八十九名。相傳兩畿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原爲雜流設也。自嘉靖以後。遂不聞有中者。武生間亦考送入場。傳言不與謄錄。果爾則亦非聖朝立賢無方之意矣。又附學生入試。自弘治八年始。吾鄉顧尚書璘以附學生中第十四名。應天試錄之有附

學宮亦自此始也

儒學

府學明德堂後舊是一高阜土隆隆墳起嘉靖初都御史陳鳳梧夷其阜建尊經閣於上未建閣之前府學鄉試中者數多景泰四年開科中式者二百人而應天至二十九人可謂極盛自建閣後逓年漸減隆慶以來稀若晨星矣萬曆乙酉丙戌間太常少卿濟南周公繼署府篆公雅善玄女宅經謂儒學之文廟坐乾向巽開巽門而學門居左屬震廟後明德堂堂

後尊經閣高大主事廟門與學門二木皆受乾金之尅陽宅以門爲口氣生則福尅則禍於是以抽爻換象補泄之法修之於學之坎位起高閣曰青雲樓高於尊經以泄乾之金氣而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門之氣又於廟門前樹巨坊與學門之坊並峙以益震巽之勢於離造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發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畜於下手造文德木橋以止水之流修理甫畢公遷應天巡撫都御史學門内舊有屏牆戊子冬公下檄拆去之曰去此明年大

尺[illegible][illegible]此亡疑矣已丑焦公果應其占庚寅冬公遷
扃戶侍面語予曰修學而一大魁余未敢言功也占
當出三元坊中樞宇亭上星字篆文匾之三口星上
之三圖皆寓三元之象君其識之乙未戊戌來公與
余相繼登第人益以公之術爲神頃年有議修學者
大京兆黃公博謀於衆余謂只宜循公之制不可輕
改其發科之多少蓋亦歲運利鈍所致不拘何宅皆
有之惟其宅本吉則宜靜聽以待吉之自會年年變
遷科科修改斷無此理時議者皆以余言爲然京學

志載公修學事余特爲詳其所以告學者

皇城

萬曆中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內承天門樓余座師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質於大司馬郝公杰郝公以會典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內宮殿不許重修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然余查萬曆初承天門損壞部題准修理工部主事黄正色等有勞人役俱叙功則皇城自舊例城牆之外亦有修理之事矣竊意唐重東都宋重西京僅置留守與今日南京

奉陵廟備百官者殊例宮門任其頹敝恐亦非國家重根本意也

吳媪

王丹丘翁言吳交石尚書有姊老而寡居尚書之家媪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咏或來詣尚書者值其它出輙請媪見與論議問近日有何篇什供茗而去當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曾不以爲異也尚書友愛甚篤挈爲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門橋南嘗於橋上遇其兄踽踽步行郎下輿扶攜而歸里中老

戚人至今談之以為盛德事而國史實錄亦謂公居家待昆弟有恩人皆稱之

蟂磯

蕪湖江有蟂磯磯有廟所祀者劉先主之孫夫人江上漁人言蟂蓋老黿之類也癸丑某孝廉以訪友寓鳩茲偶游廟入寢殿熟覩其像賦詩有調謔語歸卧旅舍詰朝晝漏下數十刻不啓戶家人抉扉視之則死於榻矣陰精流輸霑汙席上疑為物所魘而稱入祠廟者宜敬而遠之毋得嫚視謔浪觀

此與三水小牘所紀曾山縣女靈廟刃乂矣前事頗相類彼爲神所招以友人正言責神而罷而老㒓乃摧其禍可異也

鄺生

鄺典者前京兆鄺公埜之裔也爲府學諸生齒且衰矣訓童子於大中橋尹氏夜臥館中有羣盜猝至扣主人門不啟捽鄺令呼以入鄺曰不可盜以刃迫之生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爲若輩呼其門以劫之此豈復有人理邪汝殺則殺吾口不可開也

盜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縛之至天明主人開門乃解其縛生素戇直令叚遂能剛正乃爾若此生者余意學使宜旌異之以厲積俗

飲虹先生

李師文熙參議昊之子也舉進士爲南御史以上疏請誅劉瑾等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放歸瑾深銜之踰年又以舊牘中有熙名文致微過復傳旨於南京午門杖五十瑾誅後家居一十六年起官郡守至按察副使生平方嚴峭直人以爲難近顧司寇爲作墓志

亦微見其意云時輩稱曰飲虹先生況其負氣而善藏也李家在新橋西故號飲虹飲虹舊橋名公與王辣齋嶽顧横涇璙皆號谿刻而王顧之清端李之能諫皆錚錚爲世偉人未易才也

司馬家婢

羊市橋下司馬家西虹侍御之後也萬曆丙午丁未間家有怪抛擲瓦石無虛日後復處處發火焚其門樓三間百計祈禳迄無驗客爲余言其狀余應之曰曾憶風俗通中老嫗事政與此類試語司馬君可密

察家中男女嘗有人作此狡獪者母信爲鬼物也客不謂然後一日司馬庶母有一婢忽裙帶中落取火紙夾於地家人追問之始具吐實向之怪孽皆此婢之爲也其家遂逐此婢婢去而家安矣語曰少所見多所怪然哉

黃督學

督學黃公汝金別號翠巖才頴捷異常閱卷一目數行俱下常以兩門役横曳之手執筆遇佳者輒用筆大抹門役亟以酒大白進爲引滿賞之遇惡文即大

既擲地上發案日凡所賞識與所黜斥口誦其文之佳惡不遺一字人以爲神試童生日交卷隨閱定去取有出院未抵寓者而案已發矣其敏而彊記亦一時之雋也

仕路窄

胡象岡督學曾以事笞一吏吏北人也口稱仕路窄仕路窄求免胡怒盡法決遣之後胡以事被逮 詔獄獄中供帳食物畢備胡心訝非獄所宜久之因問執事校尉何以有此荅曰此吾獄吏意也胡心感甚

而不知其人事解訪此吏詰之曰君待我厚不啻骨肉不曉我何德于君而以此施我吏笑曰公忘之邪吏即仕路窄者也胡大感涕曰我一時執法笞君君不恨我我在獄中君不思釋憾於我反厚待我君誠高義足驅今古我爲不知人矣遂與約爲兄弟厚扶植之惜此吏忘其名

賞鑒 八則

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眞蹟爲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漢玉杯玦之類又次之宋之玉

器又次之窯之柴汝官哥定及　明之宣窯成化窯又次之永樂窯嘉靖窯又次之留都舊有金靜虛潤王尚文嶽黃美之琳羅子文鳳嚴子寅賓胡懋禮汝嘉顧清甫源姚元白淛司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時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賞鑒或好事皆負售聲黃與胡多書畫羅藏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爲名器它數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祕盈笥盡掩前輩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爲一煽矣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舊云在南京一質庫後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價購送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世蕃喜甚裝潢人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其僞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分宜請其宴堂上掛吳小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圖公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曰此摹本也眞蹟在吾鄉倪靑溪家此畫甚佳當求其眞者嚴爲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着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授書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玄敬看畢吐舌曰生平未見

王維江天霽雪卷爲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馮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尚在其長子驥子家慕而欲購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搨黃庭經肥本最爲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記胡有蘭亭記

姚敘卿藏宋搨淳化閣帖紙墨光黙如漆而字肥後

爲其姻家鍾櫛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叙卿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價至七百金。叙卿沒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睹其字多脊拖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爲徽賈以重價購去。

王藩幕元燿，故富家子，善畫，家多畜古名畫至數百軸，李成看碑圖爲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帖，皆三吳及金陵人書。

藏書

南都前輩多藏書之富者司馬侍御泰羅太守鳳胡太史汝嘉尤號充棟其後人不能守遂多散軼司馬家書目尤多秘牒有東坡先生論語解鈔本四卷其家數有鬱攸之變此書亡矣胡氏牙籤錦軸最爲珍異而子孫式微彫落市肆尤爲人所惋歎昔人言藏書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貯失所五也塗抹無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竄七也爲不肖子鬻賣八也周吉甫言里中謝家小兒喜聞裂書聲乳媼日抱至書室恣裂之以招嘻笑此當爲藏書九厄乃

予又聞里中故家子有分書不計部數以爲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數冊者有藏書不度篋笥猥籍大米桶中或爲人踐踏者此其厄視梁元帝南唐黃保儀之焚毀又何如哉至若爲庸夫作枕頭爲村店糊壁格爲市肆覆醬瓿爲婢嫗夾鞋樣比於前厄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積不曬披閱狀藏不解護持秘本慳惜不肯流傳新刻差訛不加讐校書之衆厄又有未易枚舉者矣

督學察院在南門內舊爲 皇殿 武宗南幸時居之後改爲學院公廨自耿恭簡公後中多妖異近臺李公寓其中一日月下與夫人閒步堂上忽庭中有小生員數十人各具巾袍拜舞於階前公與夫人大驚詫遂移居於會同館自後此院扃鐍甚固深藜宿莽白晝人亦無敢入矣頃年陳公懷雲來乃重爲剏建一掃而更之移居其中遂無它事

元御史臺

弇州先生丞相府志言 太祖初下金陵爲吳王以

元御史臺爲中書省且云不知御史臺何地按　太祖爲吳王時居今舊內而元之御史臺金陵志在古御街東青溪之右正今舊內地夫既以南臺建舊內則所云以爲中書省者恐未的也作大內後所建丞相府不知在何處今傳西華門內爲丞相胡惟庸府亦似未的蓋自罷丞相革中書省爲六部其衙門建置又已大有更張然不可攷矣

金陵垣局

鄭端簡公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

留顧司寇公亦言登幕府山望大江東去徑而不顧爲之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巒頭配天星金陵江水直朝射入乃紫微垣局也古記云中垣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偶與友人論此謂江水衝射秦淮西注無應砂關瑣故云余曰此言非也鍾山自青龍山至墳頭一斷復起側行而向西南而長江自西南流向東北所謂山逆水水逆山與天地自然交會之應也左邊隨龍之水自方山旋繞向東歷北又折而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左則自横山發支由雲臺山

觀山獻花岩牛首大小石子堽至雨花臺穿城壕至鳳臺山北臨淮水而右則自鍾山龍廣山雞籠山起謝公墩冶城南止於淮而其外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而護於外此兩帶山在外則逆江而上以收江水爲鍾山夾從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密如此何得言江水衝射無應砂關瑣邪所爲微有不足者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覺有間而緣江𭧂衛終是單薄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即二公之言

均之未得其眞也

王司寇

黃岩王公廣以大京兆遷南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名繡二驁人也家貲計累巨萬僮奴數千指善納交權貴人權貴人多與往還歲時餽餉燕會門之車馬弗絕也以是冠得恣橫犴牙里閈中人毋敢仵覗者而冠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剉其骨以爲粉以是爲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免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它所陰購而餌者

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為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幾民大快之。公自為京兆所行。諸善政大者凡數十。此舉尤為衆所稱。至今歌誦之。祠公於雨花臺北。公後官至南右都御史。以忤宰臣貴溪公歸。後數十年有陳侍御訪拿鄧玉堂之事。

陳侍御

嘉靖中一監生曰鄧玉堂。不知何許人。家復成橋旁。饒貲。財交結諸貴人。相引為聲勢。畜虎棍數十人。遇

江上賈舶至者令其黨假充諸色人給事賈人所或爲縫紉或爲禱祠因得賈人鄉里姓氏與其祖父諸名字寫僞券怵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負我金若干賈人多錯愕不能辨其黨又大言恫喝或居間游說脅持之往往如數償間有識其詐者輒餉致於家寘水牢中其人悶絕輒償所負以求解有訟者請託抑其詞不行或訟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御史荆州見吾陳公大賓至稔知其惡狀欲除之恐其多與援乃先往投刺致其報謁比人即令人褫巾

服摔於庭具刑嚴鞫之俯首伏訊諸貴人以書爲請者盈門御史悉令投匭中獄既具隨繫諸杖下所騙人田地房屋與强奪人妻女悉召原主給之至今長老言此猶以爲快其後數十年有李御史訪拏監生孫某之事

割肝

陳中丞金陵人物志於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宋四人曰伊小乙溧水人也剖腹取肝以療母疾劉與祖表孝坊民也剖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

刃剖腹取肝襍糜進之史思賢溧陽人也刲心以療母夏氏女割腹取肝以療母元一人曰顧童子保寧衛人也母病童子年始十六割腹取肝襍粥以進母母即甦翌日童子病又一日死明二人曰徐佛保江陰衛人黃阿回水軍左衛人皆割肝以療母偶與客語此因掇而記之

秋宇先生著述

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為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豔間亦

有閶闔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云託以誚當事者也傳後傳聞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爲然某者好詭激飾名陰擠人而奪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先生隸書師鍾元常草書師張伯英羲[illegible]王常取三人書之在閣帖者從宋榻本手摹刻之較今所傳閣帖神檢殊勝張草中耳字長尺餘與閣帖異今此本在中州

黄甃南父子

[illegible]黃公甲字首卿蟄南其晚而自號也因以名其集文多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今古頗饒獨詣高自矜許自負不減二陵所著獨鑒錄評詩文多前人所未發性好忤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晚與廖工部文光善數共觴咏一日廖規其集中有陣毯等語宜刪遂大詬罵絕之生四子皆負雋才伯祖儒有諫鳳囈覺集仲戍儒蟄南最器之蚤死有蔬辰齋集叔方儒落魄廢其業亦有陌花軒小集曲巷詞餘調世嘲俗殊令人解頤也季復儒爲諸生見罷有振秀閣

稿少治王公嘗稱盤南詩如一領錦繡衣或間以麻枲語似太過諸子雕龍競爽而名跡不著士論甚爲惜之

文臣賜第

南都諸文臣得　賜第者惟張文僖公慈菴一人而已其孫僉憲恕草公行實曰公爲侍讀宅舍火疏于朝曰臣有老母守節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無老母寧有今日母無幼弟曷罄餘年于母相依兄弟無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廬近遭回祿臣

巢與鴉莫知所棲誠願乞休用圖終養庶幾屋烏遂反哺之情危鳥免失巢之嘆疏上　英廟惻然勅下該部因查得太僕寺少卿鄧某有房一所總計若干餘間坐落聚寶門裏鎮淮橋東見今空閑相應給與益母暨弟一同居住奉　聖旨准他工部知道

修志

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東橋先生與之書曰嚴惟中袁州府志都玄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璘收有長安舊

志一本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乏此作志不難正唯發凡起例爲難耳又本府若上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尋遺蹟就請白公與復蓋百五六十年方遇明公一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機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目查內府及諸司供億近年與 國初多寡之目庶仁者有憫惻之意此不爲徒作也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為天慶觀道士幞一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尹蓬頭云尹得郎寓輒閉關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飲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麪近四十餘碗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留餘也孫某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某戲問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即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留餘也戶曹李員外遣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於北

闕端門前見其僕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旦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後僕還核問果合其御史嘗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垂涕尺許殆死矣何召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葢就其召已也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假几晝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即出袖中兩橋畀之一貴人母敬事尹甚虔既而所愛孫未冠病瘵諸醫謝不可治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

為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爾令置兩榻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轉喉嚀嚀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熱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試禮闈落第卒業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勳業顯哉文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僞誑世而以

聞見該洽論說雄儁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乃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眞爲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眞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奥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曁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渾合之

旨嚴肅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邃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屏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値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靑衣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遥適也無何逆閹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誑斥羅而戍之閩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輅論曰嵇康謂神仙繇異稟受之自

然非積學可企然稟異者鮮不學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遂彫三光閱萬載無終極之期哉入我明僅傳張邋遢冷子敬尹蓬頭三數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陳鬳平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翊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術愚其子子心醢之謂為真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卧內都事家多美

妖方士甞以呪法鉤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婣

婣告官爲理開諸　朝朝命檻車逮至京僇於市國

史亦載之獄詞方士爲陳廣平濟寧人也挾它妖術

誘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蒙其傳此法不自知

損德敗名者衆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爲深

戒

孔復

常檢校信爲余言廖副憲家居時好道術方士孔復

者以燒煉進廖館於家久之語副憲曰吾欲一行接

補法公得資我與兼金至稍市借家宿倡婦與之偶初覺異甚久之轉畏其淫毒撓叫避之復攫之不可得假母年四十餘矣素以善淫稱代與接久亦趣避而復固自若也後倡婦病月餘假母亦數日不能起其陽能吹燈滅且噏火酒至二升餘布於四肢赤如血已復出之此眞所謂采戰逆流邪僻不經之術也而人多惑之學其術求狎擧噫世豈有好色之神仙哉

四羽士

余所見與耳所聞四羽士皆三十年來游南都與縉紳徒還灼灼有名者也閆蓬頭希言嘗在鈞州先生司馬署中先生躬爲余言其亡甚異人者且言初至猶矯健後稍弱且泄瀉不久蛻於毛百戸家矣先生爲其像贊有曰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臆其名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睹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辨其爲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予從子不我留呵呵休休似涉微諷其後十餘年閆弟子李徹度者來李曾止余亡弟周南所其人瀟洒出塵所教人

在國後天之氣以養先天而已人有行之者亦多效太倉王相國晉江楊宗伯皆有傳近年遂不復出游止於黟歙間嘗以清虛秘典寄余大較亦用儔結之事第與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久又有稱醒神子者須髮如雪幹偉而善飲噉卿大夫多從之游大司徒萊陽王公獨信以爲眞且曰渠自言是王威寧越嘗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類意頗崇奉之而葉宗伯李少宰郝大司馬三公一日同訪之神樂觀其人顛倒失度三公謂是非有道氣象矣頃年又有所謂彭仙翁

者何參岳公霦極言其非恒人面語余曰據其詞翰非科甲者不能爲其術大端在積氣而挾有黃白男女諸奇幻術一時師之者多以靈異自詫不知其果真有所得否也其人攜數妾而行上河鈕氏嘗迎而館於家鈕氏婦問其妾仙翁亦交會否答以月必接接而女即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闕爲最李次之彭又次之醒神子人言爲祉目生當可信其品最下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也嗟乎以世間心漫求之彼亦漫應之即旦暮遇猶

千里矣世間那有揚州鶴哉

白野先生

殷白野先生邁萬曆初以太僕卿里居負重名時江陵當國有意引先生爲巳助操江都御史王篆江陵心腹也過先生爲其致款款且曰公幸俞此言暫出少却當以大司馬推公矣公默然不應王要之甚苦竟不出一語久之王曰坐久矣我饑公幸有以啗我公亦默然王不懌而去既去其子慶咎公何以不答且家幸有午飱何不留啜而介介如此公曰江陵橫

終嘗右視王非端人何可與作緣也後江陵推公禮部侍郎掌南國子監事會有小故公遂力辭而罷

侍御無茶具

邵侍御清爲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追罰米若干石瑾誅起官至廣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霍尚書韜嘗以所毁菴廟田若干畝餉公公固辭不受終身赤貧嗚呼眞不媿厥名矣

耳環投水

李公重字元任號遠菴舉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江西臬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反原任乃已家徒四壁立深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爲置子錢比歲暮進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之不入囊也茵時返犢公可趾美矣呂涇野先生嘗云過白下見副

得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其
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其爲名流所慕如此。

金陵學校

漢揚州刺史何武所至先即學官見諸生。
光武時李忠爲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
飲選用明經。
吳景帝永安元年詔置學官首立五經博士。
晉建武初始立太學。因王導戴邈之言
咸康二年立太學於秦淮水南。

太元十年尚書令謝石復請興國學於太廟之南。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儒學在鍾山之麓草堂是也玄學在雞籠山東文學並在耆闍寺側。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竟陵王良開西邸延才俊遂命爲士林館在雞籠山。梁大同六年於臺城立士林館延集學者。南唐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

宋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爲太守奏建府學。景祐中陳執中徙學於府治之東南古浮橋之東北。紹興九年葉夢得因學兵燬更造。元集慶路學規模率倣前制。國初改國子學後建國學於覆舟雞鳴兩山之陽乃以此爲應天府儒學。

祠先賢

淳祐十年吳淵列祠先賢於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文公敦頤　明道先生程純公顥

伊川先生程正公頤　晦庵先生朱文公熹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丞相呂文穆公蒙正

一拂先生鄭介公俠　通判楊忠襄公邦乂

丞相周文忠公必大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榦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柔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德秀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顏公真卿　丞相李文定公光

中書傅獻簡公珪　少保馬忠肅公光祖

樞密包孝肅公拯　尚書張忠定公詠

右六位在明德堂東

丞相趙忠簡公鼎　丞相張忠獻公浚

丞相呂忠穆公頤浩　丞相陳正獻公康伯

尚書黃公度　樞密忠肅劉公珙

樞密丘公崈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青溪先賢祠

宋馬光祖建先賢祠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讚，攷金陵志，祀者皆於此土有涉，非泛然而已。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居且游於斯。後閩士陳宗上制置姚希得書，求增入蘇文忠子瞻，且備列公游金陵賦咏之事，謂位次當在程純公之下。祠國初已毁。萬曆丁未，南少宰葉公因祠部郎葛君重建祠於普德寺後山，而不聞其增祀文忠也。其四十一人遺跡，略志於後。

吳太伯 荊逃句曲山中

嚴光 結廬溧水縣

張昭 宅在長干道其[illegible][illegible]陵橋

是儀 宅[illegible][illegible]宅在西明門

周處 子隱臺在虎苑寺

陶侃 宅在石[illegible]城

謝安 宅在烏衣巷

王羲之 事見冶城樓

曹汝宗 讀書[illegible]龍山

范蠡 築越城在長干里

諸葛亮 往來說吳又勸孫權定都

周瑜 周郎橋在句容縣

王祥 墓在江寧化城寺北

王導 宅在烏衣巷

卞壼 廟在冶城南

謝玄 別墅在康樂坊墓在新[illegible]西

吳隱之 舊居故基在城東

劉瓛 居[illegible]橋

陶弘景 居茅山

顏眞卿 昇州刺史其家寨多在江寧

孟郊 溧陽尉

潘佑 見江南錄

張詠 知昇州再任

包拯 知江寧府

程顥 上元主簿

楊時 嘗家溧陽

張浚 留守都督

蕭統 讀書臺在定林寺後

李白 往來金陵具載本集

李建勳 號鍾山翁

曹彬 昇州行營統帥

李及 昇州觀察

范純仁 江東運判

鄭俠 清涼寺有祠

李光 宣撫使

楊邦乂 知溧陽縣遷通判

虞允文督府參謀　張栻督府機宜文字

朱熹江東轉運　吳柔勝生于金陵

眞德秀江東運使

建康俗尚

隋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雜五方俗頗相類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

杜佑通典曰江寧古揚州地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閻賤隸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名者甚衆

祥符圖經曰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植性好文學音辭清舉

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與洛下耳

楊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地大而才傑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尚氣前年攝行倅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纔十一爾爲吏爲兵者頗知自愛少健狡之風工商負販亦罕聞巧僞

戚氏曰金陵山川渾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絕滅境爲墟來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視東晉

至此又爲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衒謳歌尚傳京城故事人物敦重質直罕覬巧浮僞庶民尚氣能勞力田遠賈舊稱陪都大鎮今淸要之官內外遞遴人品倫鑒居東南先士亟廉恥不競榮進氣習大率有近中原地當淮浙之衝談者謂有浙之華而不澆淮之淳而雅于斯得之矣

顧華玉尚書近言云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沖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懿焉其敝也乃或樂虛淫習侈豫無麻衣蟋蟀

之風士務以爽節也

焦弱侯太史云金陵六代舊都文獻之淵藪也　高皇帝奠鼎于斯其顯謨大烈紀於石渠天禄彬彬備矣以故寰㝢推爲奥區士林重其清議及夫餘風細故昔稱游麗辯論彈射臧否剖析豪釐擘肌分理者至今猶然

南都詞林

楊勉永樂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張益永樂十三年庶吉士中書舍人官至侍讀學士參機

務。劉江永樂十六年一甲二名。編修。乞便養。改九江府學教授。官至長史。倪謙正統四年一甲三名。官至南禮部尚書。金紳景泰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刑部右侍郎。倪岳天順八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尚書。倪阜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韋弘治十八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暘正德三年一甲二名。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庶吉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卿。邢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

僉事胡汸嘉靖三十二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副使
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至南國子監祭酒焦
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朱之蕃萬曆二十
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余小子起元萬
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
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濬永樂十年庶吉士官御史
曹義永樂十三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南吏部尚書六
合鄭猷永樂十三年庶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景泰
二年庶吉士官尚書莊㫤成化二年庶吉士檢討官

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
學僉事。溧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
布政使。溧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檢討。官
至南子監司業。溧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庶吉士。給事
中。官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
以上共十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陳
中丞人物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今考翰苑題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
詞林志。又載永樂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壽。江寧人。又

永樂戊戌習譯庶吉士有莊約上元人

訢慕編

陳參岳鳳作訢慕編為梁宮保材張御史大夫琮周宮保金顧司寇璘璘子嶼羅太守鳳金太守賢子大車附陳太僕沂景中允暘王太僕韋子逵元附邵僉憲清劉督府璽謝野全先生承舉任德徐九峯霖劉雨黃琳琳弟珍珍子炎杲許攝泉陞李鶴塘景星周巽齋文銓又續亡二人王少保以旂顧憲副璟周乃隱於醫者陳序曰如前十數公或以勛業著或以德

學稱或以節槩流聲或以風雅侈譽皆玄黃之精英而鄉國之黼藻也一藝之士如周子若而人今也吾見亦罕矣庸可使其無傳乎嘉靖辛亥秋七月望書於大都逆旅

許少張

姑蘇劉翰林珹嘗在清涼寺讀書邀盛仲交同沈重巽上環翠閣劉以佯狂張藏厓爲韻苦仲交仲交走筆書壁押張字云任俠那誇許少張事頗隱僻按陶隱居許長史舊館壇碑云長史汝南平輿人漢靈帝

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讒佞。乃東適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所言許相。正指曹騰耳。讒佞似讒佞之誤。此與仲交所用徵異。又宋有許安世著許少張集一卷。

吳八絕

孫吳時吳有八絕。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聞。劉惇以明天官達占數。顯。趙達以治九宮一算之術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皇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

間甚得其妙。嚴武字子卿，圍棋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嫗能相人。又晉陽秋有葛衡達天官。抱朴子言有葛仙公多道術。景帝時有巫覡能視鬼。葛洪神仙傳言有介象多方術。一代初興，奇人快士風赴雲集，以供役使，故不可謂其怪迂也。我　國初周顛仙、冷謙、鐵冠道人、張三丰之類亦然。

鄉正

顧司寇近言鄉正篇曰：太宗伯童公軒擇地而蹈，擇

言而言。吐辭灑翰。必軌其方。愼哉慮乎。參議王公耆亭。君以忠行已以義。亢而不狥。困而彌貞。矯矯乎彊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不以取與人。翰墨之精。譬諸銛戟利劍。捽以淮陰之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悌宜民。死無餘藏。而故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

劉千戶

劉千戶蒼。字伯春。入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務行

長厚倅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一人號頻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柰何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周汝衡

周文銓字汝衡蘇人也徙家金陵以醫行汝衡貧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脉訣方書諸雜說不究本原即

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屛去衆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奥初爲小兒醫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脉汝衡相與往來講究益歷閫域茂死病家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人不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弗言常語東橋先生曰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

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彊勝命脉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衆慮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合精以握樞機汰穢蓧眞以固根抵疾疢不作神乃

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嗚呼此其指微矣世寥寥誰能解者

客座贅語卷八終